

成為張太太

淑蘭的丈夫過世後她一直待在家裡，除了必要物品的採買，幾乎足不出戶，女兒幾次邀她搬去同住她都沒答應，過去三年的時間她都在照顧癌末的丈夫，進出醫院已是家常便飯，丈夫死後她的生命宛如真空，做什麼都失去動力，困坐家中無法出門，直到有天她發現因為長期癱坐沙發上右邊膝蓋竟逐漸退化無力，才驚覺該改變這樣的生活狀態。她決定出去找工作，做什麼都好，除了賺錢，她還想跟人有些關聯，希望自己有用，可以為別人做點什麼，畢竟她才五十五歲，能吃能做比待在家裡看電視強，跑了幾天卻發現在外面能找到的都是清潔婦或洗碗工，等公車回家時看見站牌上貼的小廣告時突發奇想，自己到附近幾個大樓裡張貼了「鐘點打掃」的廣告單，很快地工作就這麼上門了，幾個月後她的工作日見穩定，她有十個客戶，時薪一百五十元，時間跟對象都自己安排，收入也夠維持開銷。

她的客戶各行業都有，在大學教書的張先生讓她印象特別深刻。六十幾歲的張先生獨居，是個溫和客氣的人，面談時他直抱歉說：「對不起現在家裡很亂。」他說自從去年妻子過世找過幾個幫傭總是不合用，沒人打掃房子亂成一團，張先生對淑蘭點頭致意輕聲說：「以後麻煩你多費心了」。此後淑蘭一星期去他家打掃兩次，每次兩小時，二十幾坪的房子，只隔了兩房一廳，沒小孩，又不開伙，除了書本太多經常蔓延到客廳臥房，相較於其他人口眾多的家庭，真是太輕鬆的工作，而張先生給的鐘點費還比別家高。

她經常在廚房發現吃完泡麵的保麗龍碗，洗碗槽裡很少有待洗的碗盤，冰箱上層冷凍室總堆放著成堆的水餃，下層的冷藏室除了牛奶很少有其他食物，如果她不定期去清理，牛奶常有過期的危險，「是一個不會照顧自己的人啊！」淑蘭每回把過期牛奶倒進水槽時總會這樣感嘆，她想起已逝的丈夫，丈夫是連微波爐都不會使用的人，以前他總是說：「你要是比我早死我要怎麼辦？」淑蘭比丈夫大上三歲，但女人還是比較長壽。不久後淑蘭開始幫張先生帶自己做的熟食，紅燒牛肉、蘿蔔排骨湯、馬鈴薯燉肉，在流理台留張紙條寫著：「只要加上麵條或白飯就可以吃，沒吃完的記得放冰箱」，她上菜場時自然會多買幾份蔬菜水果，張先生很自然地在薪水袋裡多加一兩千元菜錢，淑蘭做這些不是為了錢，但她也收下，一切都很自然。

那天她如往常用鑰匙自己開門，準備開始打掃，突然聽見臥室裡有奇怪的聲音，她趕忙進去查看，發現張先生躺臥在床上，原來他前天夜裡發燒，已經躺了兩天。叫了計程車送張先生去醫院，檢查出急性腦膜炎得緊急住院，她開始去醫院照顧他，每天熬粥燉湯，來來回回在醫院與工作各個住家之間奔波，她變得異常忙碌，卻有種奇異的充實，丈夫生前最後時刻都是在醫院渡過的，消毒藥水的氣味、擦洗餵飯等舉動喚醒了她的婚姻記憶。

張先生斷斷續續地清醒與昏睡，一直沒人來探望他，清醒的時候張先生也不太說話，似乎是被突來的病情驚嚇，又像是神智有些不清楚，說話混亂失序，記憶斷裂跳躍，但不管張先生說些什麼淑蘭都微笑應對。一日一日過去，醫院裡的人都認為淑蘭是張太太，連張先生都這麼認為，某一次記憶迴路跳接，他將她當成已逝的妻子，喊她秋月，她照樣應聲。

醫院的日子充滿驚喜與擔憂，早些日子她總納悶沒人來探望，擔心住院期間張先生學校的工

作，回屋子裡翻箱倒櫃要找出其他親友的聯絡方式，如今她卻希望不會有任何人來探他，生怕任何一個熟人出現會將她不是張太太的事實說破，張先生身體逐漸恢復，記憶卻似乎沒有回復，很自然地讓淑蘭擦澡、餵飯，聽她說著外面總總，他含蓄地抱怨她不在時護士的粗心與隔壁床的吵鬧，彷彿他們真是多年夫妻。

醫生宣佈可以出院，張先生已在醫院待了一個多月，這些日子淑蘭一有空就跑醫院，夜裡大多睡在病房的摺疊小床，以前丈夫住院夜裡總是睡不好，一醒就要喊人，自己不舒坦也不讓她好睡，但張先生不同，他是個安靜的病人，體力恢復自己可以活動後能做的事都盡可能自己做，還曾在夜裡下床幫淑蘭蓋被。辦出院那天，淑蘭去領藥、結帳、開醫生證明，樓上樓下跑了好多趟，好不容易把手續都辦好在電梯裡張先生突然抓住了她的手說：「剛才你去哪了？別走開，我怕。」這麼一段話讓她下定了決心，在回張先生家的路中她要計程車繞到她家，把自己的存款簿跟簡單行李都帶走了。

她竟從劉太太變成了張太太，陪張先生回家頭一天她就與他同床共枕，起初她刻意在客廳待得很晚，張先生每隔幾分鐘就喊她進房，「怎麼還不睡？」聽見他在房間裡喊，她有些恍惚，那聲調跟語氣畢竟與已逝的丈夫不同，溫文的語調在醫院已經聽過多次，但回到這個屋子聽來卻變得那麼親密，她換了睡衣走進臥房，這個她打掃過太多次的房間每一個角落都熟悉，但沒想過有一天自己會住進來，她忐忑地爬上床，棉被暖烘烘的，張先生躺臥在她旁邊，她心跳得好快，張先生碰了碰她的手「睡吧！你累一整天了」她不自覺把頭靠在張先生肩上，喉嚨湧起一陣熱，逼出了一點眼淚。後來睡覺時間到了她會自己進房去，夜裡躺臥在張先生身旁總感覺幸福得不踏實，經常擔心早上醒來一切都成夢幻，也想過既然他身體已復原自己的責任已了，應該要在張先生發覺之前主動離開，但真正要離開卻做不到。出院半個月後張先生身體康復回到學校去了，他說這學期上完就辦退休，「我想我們應該搬到鄉下去住。」張先生這麼說，淑蘭聽見「我們」兩字，激動的說不出話來。

她很快地接管了家裡一切大小事務，上菜場、跑銀行、辦理保險理賠、交水電瓦斯，張先生給她一個家用的戶頭，她也很熟習地管帳，她已經不再去幫人打掃，日子卻一點也不無聊，她參加了大樓的土風舞班，還去附近的醫院當志工，張先生沒課的時候常帶她出門，去附近公園散步、吃某個小館子，不管是走路或吃飯，張先生總是對她說許多話，難以想像看來如此安靜的人會有這樣多的話要說，在這些叨絮的話語裡淑蘭感受到張先生對她日漸加深的依賴。

日子安穩地過了半年，沒有誰來戳破這謊言，她暗自希望張先生有一天會喊她淑蘭而不是秋月，但那好像都不要緊了，成為張太太的日子或許會在一夜之間轉變，但有一天是一天，她還想跟他這麼過下去，她不免覺得張先生或許早知道她不是張太太，但經過了這麼久，他還能說她不是嗎？